

◇城市笔记

退休之后种菜忙

[郑州]高会丽

刚退休那阵，日子忽然像被扯松了的棉线，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攥在手里，竟有点不知道往哪放。直到那天散步撞见小区外的断头路，几位老邻居正弓着腰在墙根下翻地，油亮的青菜叶在风里晃啊晃，我藏了大半辈子的种菜瘾，“咚”地一下就被敲醒了。

于是，迅速网购种菜农具，学着邻居的样子，开疆拓土。几天后，终于拥有了一块巴掌大的菜园。

多年前，见过母亲种菜，也帮过母亲种菜，但从来没有独自种过菜——我是个地道的种菜小白。不会打菜畦，不会种菜，不知道什么季节适合种什么菜。旁边的邻居种什么，我就赶紧买什么菜籽种上。

邻居们很热心，看我出苗率几近“全军覆没”，他们将自己培育的辣椒苗、生菜移栽在我的小菜园里。浇水、翻土的时候，也会适时提醒我。

为了不辜负这份帮衬，晨练、买菜、取快递，只要走出小区大门，我都会习惯性地绕到菜地，培土、浇水、除草……有时啥都不做，只是像乡村农民揣着手，围着小菜地转一圈，心里就很满足。

在大伙的指点下，我那些白菜、萝卜、小青菜，虽比不得邻家那般粗壮肥实，但也生得青翠鲜活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这些菜，不仅是餐桌上鲜爽可口的家常滋味，更是我退休后第一次弯着腰侍弄出来的踏实。

正在乐享种菜的幸福，市政突然发来通知，说是在市政道路上种菜，是对公共空间的不当占用，不仅影响到道路的通行、排水等功能，甚至可能引发安全隐患，即日将被推平、清理。

白菜正在包心，萝卜也长得手腕粗了，空心菜一茬茬一排排，肥嫩清脆，黄心菜更是茁壮……

可菜地说没就没了。前些日子刚被填得满满当当的日子，忽地又空出了一大块，空得人心里发慌，那滋味比失恋还磨人。年轻人失恋不过是场突如其来的重感冒，烧退了、缓几天也就过去了，可我这和菜地的“失恋”，反倒像浸了水的棉絮，压在心上一天天沉下去，半点不见松快。

最懂我的闺蜜知道后，驱车 15 公里，直接将我带到四环外一个租地种菜的地方。这里的菜地有水管，不用费劲提水浇菜，更不用担心影响市政。

站在菜地，看着四周忙碌的身影，看着脚下带着淡淡泥土清香的蔬菜，一天一个样，变嫩变绿变大。一颗心，再次安定下来。

自此，泥土成了最平常的“玩具”，种菜成了我搁在心尖上疼的宝贝。

隔天去一次，小菜园里的各色蔬菜长得有模有样。吃不完的蔬菜，我会分送给家人、好友。

退休后种菜，既活动了筋骨，丰盈了日子，还收获到亲朋好友尝鲜时的夸赞，更别说端上桌的每一口都是带着日光气的新鲜菜，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、美事。

◇七彩人生

父亲的“病”

[邹城]高发奎

父亲壮得像头牛。

这是村里人的话，也是我的心里话。他能吃能睡，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，或者六个馒头。他能吃苦，夏天割麦子，别人都要歇一会儿，他却顶着毒日头，挥舞着镰刀，一口气割完一亩地。

那年，我 10 岁，心里常常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——父亲什么时候会生病呢？这念头说出来是大逆不道的，所以我从不曾对外人提起，对母亲也是瞒着的。可我确实这样想。我想的是，如果父亲生了病，我就可以去给他寻药了。那时，我读鲁迅的小说，入了迷；我读先生的散文，无法自拔。一篇是“药”，一篇是“父亲的病”。也想去寻那棵千年何首乌。

那年冬天，父亲病了。先是咳嗽，他不管不问，照常下地干活。后来咳得厉害了，晚上睡下就咳，咳得整个屋子都跟着震动。母亲催他去卫生所看看，他摆摆手：“咳两声算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不但没有好，脸色蜡黄，眼睛暗黄，整个人像被霜打过的茄子。吃饭也不香了，三大碗变成一碗，一碗变成了半碗。馒头，索性不吃了。母亲急坏了，到处打听偏方。有人说用癞蛤蟆煮水喝能治，我就去田里捉癞蛤蟆。有人说用乌鸦炖汤能行，我就去掏

乌鸦窝。父亲皱着眉喝下母亲熬的药，喝完了说：“还不如给我喝二两老白干。”

那时候，我已上小学，知道癞蛤蟆和乌鸦大概治不了父亲的病。可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想出去寻药，可不知道该去哪里寻。千年何首乌，我并不认得。我去山上走了一整天，采回来几株认不得的草药，母亲看了说这是“猪草”，扔到猪圈里去了。

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父亲在隔壁屋里咳嗽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有人用锤子在敲打我的心。母亲在给

他捶背，捶得很轻很慢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念头，悔恨极了。现在父亲真的病了，我却连一味药也寻不到。

父亲在床上躺了三个月，开春的时候，他的病竟然慢慢好了。先是能吃下一碗饭了，后来能下地走动了，再后来咳嗽也停了，脸上的黄褪下去，又显出黑红的本色来。他站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，骨头咔咔响了几声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说没事吧，你爹壮得像头牛哩。”

母亲骂他：“壮什么壮，阎王爷嫌你命硬，不收你。”父亲哈哈大笑，那笑声震得屋檐上的小鸟飞走了。我站在旁边，也跟着笑。笑着笑着，眼眶湿了。风迷了我的眼，只好假装揉了揉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盼过父亲生病。现在父亲真的老了，他偶尔还会咳嗽，一咳嗽我就紧张，就要催他去看医生。他总是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咳两声算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曾经那个壮如耕牛、无惧酷暑劳累的父亲，终究抵不过岁月侵蚀。时光悄悄磨平了他的硬朗，留下了经年劳作的疲惫与病根。

◇尘世写真

藏在月份牌里的爱

[南京]冯广俊

岁月如流，许多旧物早已泛黄消散，但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始终悬挂着一本薄薄的月份牌。那是母亲每年岁末雷打不动的仪式。当新年的钟声还未敲响，她总会小心翼翼地集市上捧回一本崭新的月份牌。对她而言，这薄薄几页纸，从来不是为了丈量岁月的刻度，也不是为了规划劳作的日程，而是一张写满牵挂的“家人生日图”。

母亲有个执拗又温柔的习惯：月份牌一买回家，她便戴上老花镜，将每个家人生日的那一页仔仔细细折起。那些折痕，像极了岁月刻在她眼角的皱纹，藏着说不尽的牵挂。

每当被折叠的那一页即将翻开，母亲的电话总会如期而至。电话那头，是她掩不住的欢喜与期盼：“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你准备怎么过啊？有时间回来吗？老妈给你过啊。”一旦儿女们答应回家，她便会欢天喜地，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，连步伐都轻快起来。

为了那一顿饭，清晨的微光还未穿透薄雾，她便已挎着菜篮，踏着露水走向喧闹的市场。关于我们的事，她的记忆力永远精准。大儿子偏爱嚼劲十足的牛肉，大姑娘最馋那一口鲜美的红烧鱼；二儿子喜欢啃软烂入味的排骨，二姑娘则惦记着那一碗金黄浓郁的鸡汤；老儿子对红烧肉情有独钟，而小辈们也有各自的偏爱，孙子爱吃牛排，孙女喜欢仔鸡。灶台前，柴火明灭，热气蒸腾，母亲在烟火缭绕中忙碌的背影，是我们心中最安稳的依靠。她从来不会记错任何一个人的口味，因为我们的喜好，早已长在了她的心尖上。

小时候，家里条件并不宽裕，可即便再节衣缩食，母亲也总会在我们生日这天，像变魔法似的拿出一份礼物。或许是一件新外衣，或许是一双梦寐以求的球鞋，又或许是一个新书包、一个新铅笔盒。那些礼物，是她从牙缝里省下的钱换来的，是她无数个日夜的辛劳，只为换我们生日那天眼底闪烁的星光。

几十年光阴荏苒，墙上的月份牌换了一本又一本，纸张的质地变了，印刷的图案换了，可母亲那份沉甸甸的爱，却如陈酿，在岁月里愈发酵厚。每当我看到那些被折叠的日历，总能闻到那熟悉的饭菜香，听到那温暖的叮咛。那哪是月份牌啊，那分明是母亲用一生的时光，为我们写下的、永远读不完的情书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似水流年

那些年的“冷饮”

[沈阳]王军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，没有冰箱，也没有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雪糕与凉茶，可那时的夏天，我却总能吃到冰凉解暑、带着各种天然味道的“冷饮”。

村西那口老井，是夏日最慷慨的馈赠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，日头偏西，打水的人便络绎不绝。老旧的轱辘缓缓转动，发出吱呀吱呀的绵长声响，一桶桶清冽的井水被提上来，带着地底的寒气。井水挑回家后，便是全家人最纯粹的解暑饮品。一家人围着水桶，轮流拿起葫芦瓢或搪瓷缸，咕咚咕咚喝个痛快。这井水不仅可饮，还能擦洗竹床、冲刷庭院、清洗瓜果，是夏日里万能的清凉源泉。最妙的便是用井水镇西瓜。浸泡半个时辰后捞起，一刀下去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红瓤黑籽，汁水丰盈，凉气扑面而来。一口咬下，甜脆爽口，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燥热都隔绝在了体外。

广袤的田野，是我们孩童时代免费的天然冷饮店。田埂阡陌间、藏着数不尽的山野滋味，皆是大自然亲手炮制的清凉小食。随处可见的酸浆草，缀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果，摘一把放进嘴里，清爽的酸意瞬间铺满舌尖。扎根田埂的茅草根，褪去外层老皮，内里白嫩多汁，细细咀嚼，清甜回甘在口腔缓缓弥散，是我们童年最质朴的“天然口香糖”。还有一种叫甜秆，外形和高粱相仿，茎秆粗壮，外皮青绿间透着紫红。田埂边、地头角、菜园空隙里，家家户户都会种上几行。放学路上，小伙伴们钻进地里，随手掰下一根，咬上一口，“咔嚓”作响，清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。

而记忆里最绵长的一抹凉意，来自母亲熬的绿豆汤。夏日的黄昏，绿豆在锅里翻滚，渐渐咧开了嘴，像一朵朵小小的绿莲。熬好后盛入盆中，放进新挑回来的井水里冰镇。晚风轻拂，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一口绿豆汤下肚，就连夜里的梦，都浸满了清凉。

如今，冰箱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冷饮，可任凭冷气再足，我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凉——那是从井底升起、从野地里跑来、从母亲手中递来，裹着浓浓人情味儿与烟火气的清凉。

那些年的冷饮，其实不在嘴上，而在心里。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秦淮灯影里的人间味

[南京]魏鲲鹏

新年伊始，得史志前辈寄赠《秦淮河新志》，展卷细读，其中灯彩等习俗的记载尤其令人耳目一新。此刻，这部书就摊在书桌前，书页间一张设计精美的灯会门票，提醒我今岁已是第四十届秦淮灯会。窗外天色渐暗，我想起幼时随祖父去看灯的情景——他总要在文德桥上站许久，看着河里的灯影说：“这水里的灯，比岸上的还好看，晃晃悠悠的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灯火。”

走出家门，往夫子庙去。今年的灯会从中华门开始，一路延伸到夫子庙。走过文德桥，想起书中说的“玩月桥”——明代那些文人中秋在此赏月，桥名雅致，如今却少人知晓了。

一碗状元豆，五香茶叶蛋，配着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。我问摊主：“现在的生意，和以前比怎么样？”他笑：“好太多了。以前本地人吃，现在游客多，老外也多。不过做法不能变——鸭血要新鲜现杀，小笼包十八道褶，这是非遗产品定了标准的。”

走到白鹭洲公园，今年的灯会主展区设在这里。裸眼 3D 的光影秀正在上演，虚拟的明代灯市在城墙上流动。我忽然想起书中那句话：“真正的传承不是将历史供奉于神坛，而是让它在时代脉搏中持续跳动。”

是啊，从六朝的“万灯会”到今天的光影秀，从《随园食单》到“节气宴”，秦淮河的故事，从来都是这样——在变与不变中，找到自己的路。

回程又经文德桥。河水静静流淌，两岸灯火璀璨。水里倒映着花灯、人影，还有远处的城墙。那光影晃晃悠悠的，像祖父说的，“另一个世界的灯火”。

可我知道，这就是我们的人间。烟火升腾处，文化生生不息。从明初“赐百官上元节假十日”，到今天第四十届灯会的人山人海，秦淮河用一千多年的时间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：真正的传统，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活在每一个节日里的人间味。